

〔日〕式亭三马著

浮世深堂

周作人譯



浮世澡堂

式事三馬 著
周作人 譯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澡堂 / (日) 式亭三马著; 周作人译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0

(苦雨斋译丛)

ISBN 7-5001-0796-X

I. 浮… II. ①式… 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古代

N . 1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5016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(物华大厦六层)

电 话/68002480

邮 编/100044

责任编辑/徐小美

封面设计/常燕生

排 版/北京印佳数据处理中心

印 刷/北京振兴印刷厂

经 销/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规 格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/7.5

版 次/2001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/2001 年 1 月第一次

ISBN 7-5001-0796-X/G · 213 定价: 15.50 元

总序

起先并没有《苦雨斋译丛》这回事，不过是想出版一本书而已。我读《知堂回想录》，知道周作人的译著尚有两种未曾付梓，其一是《希腊神话》，其一是一九五九年所译《狂言选》增订本。一直等着它们面世，怎么也见不到，就忍不住去问译者亲属，回答说《希腊神话》稿子还在家里。我听了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经历过这么多世事的变故，此稿居然尚存在于天地之间；惧的是天地间只此一份手稿，可不要再遇着什么变故以致失传了。于是一方面商之于译者亲属，一方面商之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，把它给印行出来。此书五十年代曾送交某出版社，拟出版而未果，编辑在原稿上用红笔画得乱七八糟，有赖译者亲属恢复成原来样子。这期间有两位朋友先后向我谈起周译《希腊拟曲》和《伊索寓言》，说是绝版已久，寻觅不易。这倒提醒了我，又去向前述两方面建议，再加上一部阿里斯托芬的《财神》，一并出版。这就是《苦雨斋译丛》的由来。

现在又要印行第二辑了。收有周作人所译六种日本古典作品，即八世纪初的神话及传说《古事记》（安万倡著），十、十一世纪交替之际的随笔集《枕草子》（清少纳言著），十三世纪的战记文学《平家物语》，十五世纪前后的笑剧《狂言选》，十九世纪初的“滑稽本”《浮世澡堂》和《浮世理发馆》（式亭三

马著)。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有地位、极负盛名之作，周氏分别译于五十到六十年代。可惜《狂言选》合计五十九篇的增订本原稿迄今尚未找到，只有此前的二十四篇译本可用。又，《平家物语》原作共十三卷，周氏译了一部分即因“文革”发生而中止，未及完成，是为其翻译绝笔之作。译者生前及身后，六种书曾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但出的都是别人不同程度上的修改或删节本。改的是译文本身，主要因为行文习惯不同；删则针对译者所加注释，可能考虑篇幅有所限制，结果不少地方已经面目全非。这回还循第一辑里《全译伊索寓言集》的例，全都请译者亲属根据原稿给恢复过来了。我们所做的只是给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加上书名号，对个别明显笔误酌予订正，以及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而已，至于可通假者仍在保留之列。

讲到这里，策划出版《苦雨斋译丛》的意图已经不言自明。除了《希腊神话》之外，全是重新出版的。一来都是世界名著，本身自有价值；二来如前所述，绝版已久，读者寻觅不易；三来从未汇总出版，凑齐也难；此外还有更具意义的一点：我们实际上是在现有版本之外，另外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。幸好他解放后译作的原稿大部分都保存下来，使得我们有条件做成这桩事情。讲到周作人翻译方面的成就，其实未必在其创作之下；特别是对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，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迄今也很少有人能够相比。然而不客气地说，真要谈论周作人的译文特色，大约只能是以这回的本子作为凭据。所以无论对读者，还是对研究者，这都可以说是一番贡献了。

《苦雨斋译丛》第一辑出版的时候，我们谈到至少占去周作

人毕生一半精力的翻译工作，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，也是思想的、学术的。这主要是针对他的古希腊译著而言，若论古日本译著，则似乎完全注重于文学价值。周作人之为周作人，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的灵魂是古希腊的，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。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逐译的原因之一。至于译文本身，周氏曾说：“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该这样打法，即是信五分，达三分，雅二分。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，则信达最为重要。”（《苦口甘口·谈翻译》）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即当时译者所理解的信，不仅针对内容而言，还包括不与原文句式过分走样。然而几十年来通行汉语的演化趋势，似乎离他们在翻译西洋各语种作品时所尽量保留的句式越来越远，结果这种信反而或多或少地成为达的障碍了。类似情况却不见于日文译作，尽管译者还是遵从上述原则的。这回推出周氏六种译作即是如此，依然活泼泼的，我们读来舒服极了。而他为各书所做注释，又特具趣味，说得上是隽永冲淡的小品。至于这些书的内容，就用不着我在这里逐一饶舌介绍了。

附带说一下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《苦雨斋译丛》还能出下去，而且已经为第三辑拟好了书目，即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》和《欧里庇得斯悲剧集》（共十三篇）。这两种书也是出版过的，出版的本子也是被动过的（前者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改了），我们也打算尽可能按照原貌恢复过来。如果这第三辑得以出版，则周作人一生译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都重新问世了。以后若是还能有第四辑、第五辑的话，我们再来整理他的日本现代文学译著、英语文学译著和早期的文言译著。关于周作人，我

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，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。这好像应了那句老话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”我自己所想尽一点力的地方也在这里，虽然说起来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，所有事情都是译者亲属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认认真真做起来的。

止庵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八日改

引　　言

式亭三马的《浮世澡堂》，与十返舍一九的《东海道徒步旅行》（原名《东海道膝栗毛》）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“滑稽本”的代表著作。

日本文学自古代以至明治维新（一八六八），照例分作三个大段落。其一是奈良平安时代。日本皇室政府初在奈良，至八世纪末迁都至平安，即现今西京，直至十二世纪末，这一段落以建都地方为名，这是王政时期，政治文化都在贵族阶级的手里，所以这一期又称为贵族文学时代。当时发生和发达的文学最初是传说历史、长短和歌，随后是散文日记传奇，最有名的《源氏物语》五十四帖便是这时期的产品。其二是镰仓室町时代。这时皇室仍在平安，可是经过平源两家争权内战，政权下移，源赖朝推倒平氏，在镰仓建立幕府，以将军身份代行天皇职权，至十四世纪上半，经过南北之战，足利尊氏立为将军，幕府设在室町，直至十六世纪末才又改革。这四百年间发达的文学除和歌外，有讲打仗的军记物语，戏曲方面是谣曲和狂言，因为主权在于武人，所以称为武士文学时代。其三照例以幕府所在地为名，即是江户时代。德川家康把幕府设在远离京都的关东，避开贵族文化的薰染，又利用儒教钳制思想，一般对于人民压得更紧了，可是他一面又有办法对付诸侯，制定“参觐交代”，分封在外的军阀须得隔年到江户来，给幕府办事，这样便免去了尾大不掉的弊害，在德川治下起不了内战，这给将军很大的安

心，同时国内平静，工商业发达，一般商民也抬起头来了。民间富庶，固然也使幕府更有搜括的机会，可是经济文化的实权逐渐落入平民的手中，他们依据了自己文艺娱乐的需要，创造起来，所以这二百多年间政治最是反动专制，可是这却是平民文学时代了。

关于江户文学的内容，我们又得分开来说，因为这中间又要分作上方文学与江户文学这两节。平安是日本旧京，大阪也就在京都近旁，所以京阪方面与关东相对，称作上方，即是上边的意思。德川时期的商工业发展首先是在大阪，所以这上期的文艺差不多是由大阪的商民主持的。武士是统治阶级，在政治上无论是怎么的骑在平民头上，但是到了手头空乏，要想向商人通融，虽然表面还不见得肯低头，可是商民却要昂起头来，对武士不大看得起了。大阪人的诨号至今叫作赘六，一说便是那时商人的夸口的话，说武士的弓箭甲胄刀枪这六件物事，在他都是赘物，是一个例子。文艺上的改革是，由俳谐连歌发生了俳句，谣曲变成了净琉璃，有近松门左卫门那么的巨匠来担任作剧，小说也由宫廷与战场的物语变为浮世草子，即是社会小说，并原西鹤的声名至今还独一无二。但是江户是幕府的所在地，虽然在京都人看来是东夷之类，却也不客气的繁盛起来，结果是接着上方兴起了它独自的文学艺术。戏剧于净琉璃外兴起了歌舞伎，绘画则脱离了汉画的派别，由浮世又平（即是口吃的又平）开创了浮世绘，自称是大和绘师，诗歌方面不但完成了俳句，还由杂俳蜕化出来讽刺诗川柳，到现在都还有生命。小说方面不去继承以前的系统，却从头搞起，从连环图画似的小册子起首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作品，总名叫作草双纸，滑稽本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草双纸这名称看去很有点别扭，据日本史家考究，说这该是“草草纸”。“草纸”古时常作书册解，平安时代有著名的随笔《枕草纸》，第一个“草”字意思是说粗糙的低级的，原意云妇孺所用的通俗书本，只因两个草字碰在一起不大好，所以把第二个字改作同音的“双”字了。这其中最先出来是所谓“赤本”，即是红皮书，在十八世纪前后早已出现，内容差不多都是童话故事，以图为主，空处写几句说明或说白，接着是“黑本”，书皮用黑色，加入些报仇打仗等材料，这是第一批。第二批是“青本”，本来是蓝皮书，只因青中带黄，所以又通称“黄表纸”，这也是画上加说，可是对象已由妇孺而转向大人了。这类书的第一种是恋川春町的《金金先生繁华梦》，系借用卢生的黄粱梦故事的，上下两册，每册五叶，图各十面。黄表纸的特色是内容的解放，取材很广，又一改以前黑本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，写得更有曲折，而且运用诙谐机智，说得更有风趣，投合时代的嗜好。那时吉原游里十分兴旺，黄表纸有许多便专来写那里的情形，称为洒落本。“洒落”本来是中国语，这里却有漂亮时髦的意思，便是说叙述时髦人的，因为篇幅比较长了，把纸张放大一点，于是在形式上称为“中本”，以别于那些小本子。从这洒落本里省去了“花街柳巷的事情”，只留存那些诙谐材料，结果即成为“滑稽本”，翻过来偏重那些男女情事，又另成功了一种别的小说，这名为“人情本”。代表著作有为永春水的《梅历》，春水原是三马的门人，《梅历》在近代一直禁止翻印，被当作江户文学中淫书之一。比中本更大一点的有合卷，是三马开始设计的，即是把从前的小本五册合作一卷，发行二卷一部，便有以前十册的分量，于发表长篇是很方便的。这之后又从合卷演化出“读本”，成为专门阅读的小说，图画只是绣像，成了

附属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可以说已经脱出了赤本等的系统了。

江户文学里的小说一类，不去直接学中国明朝的成绩，直截的搞起演义来，却是从头另起炉灶，这是特别的一点，同时又似乎和浮世绘的绘师相呼应，甘心自居于戏作，在名字上边往往加上“江户戏作者”的称号，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德川幕府标榜程朱的儒学，一味提倡封建的三纲道德，文艺方面也就自然著重劝惩主义，这是很顺当的路子。江户文人虽然不曾明白表示，但对于政府的文艺方针的不协力是很明显的，自称戏作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《八犬传》的作者曲亭马琴虽是有名，虽是目空一世，但其价值比山东京传或式亭三马总还不及吧。

式亭三马本姓菊地，名泰辅，亦或写作太助，安永五年（一七七六）生于江户，文政五年（一八二二）卒，年四十七。小时候在书店里当徒弟，得阅读当时小说书，二十岁时学写黄表纸，以后大抵每年都有著作，据记录所作约共有一百三十五部。

- 一 黄表纸及合卷，九十八种，
- 二 洒落本，五种，
- 三 中本（滑稽本在内），二十一种，
- 四 读本，一种，
- 五 杂书，十种。

这些著作中间还以滑稽本为佳，其中《浮世澡堂》四编九卷及《浮世理发馆》三编六卷称最，足为代表。

关于三马个人，后世有不少记载，但顶写得好，也该顶可信赖的，应推《浮世澡堂》四编末尾的一篇跋文，署名的金龙

引 言

山人即是三马的门人之一，后来以“人情本”出名的为永春水。其文曰：

“式亭主人者，予鸠车竹马之友也。性素拙于言辞，平时茶话尤为迟钝，故人称为无趣的人，且是无话的人。贾客而是骚人，背晦而又在行，居在市中而自隐，身在俗间而自雅。语言不学江湖，妄吐之乎者也，形容不仿风流，丝毫不讲究。豪杰的结交，敬而远之，时流的招待，辞而不到。既非阴物，亦非阳气，不偏不倚，盖是中通之好男子也。偶对笔砚，则滑稽溢于纸上，诙谐走于笔下。呜呼，洒落哉，洒落哉！茂叔胸中，式亭腹内，恰如光风霁月云尔。花川户的隐士，金龙山人书。”
黄山谷云，周茂叔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这里拿来应用得恰好，虽然在日本语里洒落这字还可以有俏皮和爱打扮等的意味。

大 意⁽¹⁾

窃惟教诲之捷径，盖无过于钱汤⁽²⁾者。其何故也？贤愚邪正，贫富贵贱，将要洗澡，悉成裸形，协于天地自然的道理，无论释迦孔子，阿三权助，⁽³⁾现出诞生时的姿态，一切爱惜欲求，都霎地一下抛到西海里去，全是无欲的形状。洗清欲垢和烦恼，浇过净汤，老爷与小的⁽⁴⁾都是分不出谁来的裸体，是以从生时的产汤至死时的浴汤⁽⁵⁾是一致的，晚间红颜的醉客在洗早澡时也像是醒人。生死只隔一重，⁽⁶⁾呜呼，人生良不如意哉。可是，不信佛的老人在进澡堂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念佛，好色的壮汉脱了衣服，也按住前面，自知羞耻，狩猛的武士从头上被淋了热汤，也说这是在人堆里，忍住性子，一只臂膊上雕着眼睛看不见的鬼神的侠客，也说对不住，在石榴口⁽⁷⁾低下头去，这岂不是钱汤之德么？有心的人虽然有私，无心的汤则无有私。譬如有人在汤中放屁，汤则勃勃地响，忽然泛出泡来。尝闻之，树林中的矢二郎⁽⁸⁾那或者难说，凡为澡汤中的人，对于汤的意见可以不知惭愧么？凡钱汤有五常之道焉。以汤温身，去垢治病，恢复疲劳，此即仁也。没有空着的桶么，不去拿别人的水桶，也不随便使用留桶，⁽⁹⁾又或急急出空了借与，此则义也。是乡下佬，是冷身子，⁽¹⁰⁾说对不住，或云你早呀，让人先去，或云请安静，请慢慢的，⁽¹¹⁾此则礼也。用了米糠、洗粉、浮石、丝瓜络⁽¹²⁾去垢，用石子断毛之类，此则智也。说热了加水，说凉了加热汤，互相擦洗脊背，此则信也。在此如此可贵的钱汤里，凡是洗着澡的

人，因了水船的升，净汤的桶，^[13]而悟得随器方圆的道理，又如澡堂的地板那样，自己的心也常要磨擦，不使长诸尘垢。人生一世五十年，^[14]即使有两回洗澡的人，也如澡堂的招贴所说，各人该有分别。^[15]又如贴着的那样，有一心不足^[16]的万能膏，虽然没有给傻子擦的好药，但是有走马的千里膏，给予鞭打的交情的无二膏。^[17]如将口中散翻转过来，便是忠孝^[18]的妙药，使得两亲的安神散，对于烦恼小心火烛，有似澡堂所定的规则。^[19]心里如发起骄奢的风，家私就无论何时都要早收摊了。^[20]五伦五体乃是天地所寄存，凡是携带贵重物品各位，因了酒色而神魂失落，与本店无涉，^[21]从自己招来的祸祟，别人一切都不能管。名声利欲的吵架争论，喜怒哀乐的大呼小叫，均属不可。^[22]如不遵守此项文告，则来不及洗末次的澡，说是已经拔栓了，虽是后悔去咬手巾，^[23]也是无益了。盖世上人心等于澡堂的白虱，在善恶之间容易移动，从权兵卫的布袄移到八兵卫的绸衫，从乡下使女的围裙移到大家妻女的美服上去。昨天一件小衫脱在席子上面，与今天的夹衣脱在衣架上相等，富贵贫贱在天，善恶邪正乃所自召也。善悟此意，则人家的意见正如早晨的澡汤似的，很能沁透自己身子去吧。一生的用心在于将身体收在包租的柜里，^[24]灵魂上加了锁，不要把六情闹错，坚守约束，神佛儒行会的司事盖上牡丹饼^[25]大的印章云尔。

维时文化六年己巳便于初春发兑，于戊辰重九动笔，照例赶写，至后中秋吃芋头，^[26]乃成此屁似的小册。

在石町的寓居，

式亭三马戏题。

注　　解

[1] 本书原名《浮世风吕》。出口氏注引山中翁共吉说，浮世本作忧世，乃佛教用语，后乃利用同音字改为浮世，意云现世。但因浮世绘等名称已经通行，所以不再改译。风吕云原意乃是风炉，但现已训作澡堂，不能沿用了。“大意”系原文如此，实在乃是小序，纯用游戏文章笔调，就澡堂里事物，像煞有介事的大肆铺张，一面学正经古文，夸张道德教训，一面却多用诙谐语，引人发笑，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，后世读者或者觉得单调也未可知，那么也可略去，或读至终卷后再看亦可吧。

[2] 钱汤今用原文，意思也即是澡堂，只是原义略有不同。十六世纪末始通行钱汤，每人价永乐钱一文，故名。本书中已需要小钱十文，但仍袭用钱汤的名字，这与风吕及御汤二名通用。

[3] 阿三代表使女，权助代表仆人。后者系通常人名，有如张三李四，阿三则别有来源，因贵家使女分有数等，有大奥、次、三凡三等，阿三系管理厨房汤水等杂役，地位最低，乃成为一般女仆的名称云。

[4] 原文云折助，也是男仆的别称，今与上文老爷相对，所以意译为“小的”。

[5] 原文云“汤灌”，谓用汤洗濯，灌字与灌佛字有关，盖是古语，日本限用于盛前的浴尸。

[6] 醉客应云红脸，这里说红颜，乃是应用莲如上人的

《白骨文》中朝为红颜，夕成白骨之语。又昔时有俗歌，说陈列的剥制老虎云：老虎冲过千里的丛林，障纸只隔一重，真不如意呀！这里利用障纸同音语“生死”改写，是游戏文章的一样手法。

[7] 见前编卷上注〔31〕。

[8] 童谣中有云：说诳的弥二郎，在树林中放个屁。本文中说矢二郎，盖因同音改写了。

[9] 见前编卷上注〔21〕。

[10] 见前编卷上注〔32〕及注〔33〕。

[11] 此系先洗毕出去时的招呼语，犹中国的请慢走。

[12] 洗粉系古时澡豆的遗法，用谷类的粉加香料，装入布袋内，可代肥皂。丝瓜络亦用以去垢。石子系旧时风气，今已不见，乃是用二小石相敲，截断阴毛，云较用剪刀为胜。浮石见前编卷下注〔120〕。

[13] 净汤见前编卷上注〔13〕。水船则是干净的冷水，供人取用，但不得使用洗浴的小桶，净汤用圆桶，水船则用升，系方形者。

[14] 人生一世五十年，系佛教徒习用语，这里故意缠夹，拉扯到两回洗澡上去。

[15] 两回洗澡，据出口氏注引山中翁说，旧时工人习惯，早上进澡堂一浴，洗脸后即出，至晚间再洗一回。这种人大抵早晨不给钱，所以澡堂揭帖云：“近年特别柴贵，凡两回洗澡的各位，务请将澡钱两回份一并带来。”

[16] 万能膏以下都是在澡堂寄卖的药品招贴。出口氏注云：万能膏系治疗疮疖、创伤及皴瘃等的软膏，俗语有云万能足而一心不足，所以这里连续的说。

[17] 没有给傻子擦的药系俗语，谓傻子无药可医。千里膏旅行时涂脚心，令人步行不疲，因千里关系连说走马。无二膏也是治皴瘃等病的，因无二而连说交情，又因上文走马而连说鞭打，也都是游戏文章的旧作法之一。

[18] 口中散系齿痛药，口中二字颠倒的读，音近“忠孝”。安神散系妇女血经病用药，此处连说两亲，安神即是安心。

[19] 小心火烛系澡堂规则中语。这里一节多利用规则语作教训，据出口氏注引山中翁说，江户时代澡堂中所贴规则条文，大抵如下：

规则

- 官府所定法令须坚固遵守。
- 火烛须要小心谨慎。
- 男女不得再行混浴。
- 风猛烈的时节不论何时均即关店。
- 老年及病后各位不可独自前来。
- 衣服各自留神。
- 失物不管，一切均不寄存。

以上各条请求了解后入浴。

某月某日，司事。

[20] 利用上文规则第四条，双关的来说教训话，骄奢的风也与条文有关。

[21] 利用第五条失物，说到神魂失落，又与寄存品相关。

[22] 出口氏注引山中翁云，这些在规则中虽不见，大概是另外贴纸禁戒的吧。

[23] 系改写“噬脐无及”的成语。